



我的得体来自祖母的身教

· 刘若英

能够上得厅堂入得厨房的女人不在少数，但是能够一辈子做到入厅堂而不沾染厨房气息的女人却不多。有这样一种女人，你从不会看见她衣衫不洁、鬓发凌乱，也从不会看见她口出狂言、撒泼耍赖；她永远就那么微笑着静静地看着你，却收服人心于无声处。得体，这是一个女人不露声色的毕生才智。

每年秋天一到，祖母总是提醒我“该上山看祖父了”。祖父的生日是祖母最重视的日子，即使祖父离开我们已经有十二年了。

我自两岁父母离异之后便与祖父母同住，我当他们是我的父母，老人家百般疼爱我。

祖母用一辈子写“得体”二字

祖父是军职，家里帮忙的人都是服役或退役的“男丁”。可能也因此，祖母在家中永远形象端正。只要出了卧房门，她永远一身齐整旗袍丝袜。这规矩不只适用于她自己，一家人都得遵从。我听说母亲怀孕期间，身子一天天臃肿，旗袍领口却不敢宽松。

祖母对祖父的照顾也是有讲究的。祖父长期在书房写作，祖母有事只以纸条传进门缝。祖父爱吃葡萄，祖母总亲手剥好皮，用牙签将籽仔细挑出，然后装进水晶碗，放冰箱十分钟，再端给祖父。她说这样葡萄外凉内软最具风味。祖父偶有应酬，祖母总在出门前备一小碗鸡汤面，以抵挡酒对胃的伤害。而祖父回家，稀饭

也已就位，这是以防万一应酬让人食不知味，祖父可以果腹。

亲友婚丧喜庆，祖父需致上书法匾额，祖母会在幛子上用铅笔画好下笔的间距。这工作听起来不难，但有次祖母出国，我吵着要承包这工作，结果祖父写完之后怒不可遏，因为我的叉叉画得不匀称，祖父的字也就忽大忽小。

得体不只需要教养，更多体现在细节上

家里常要请客吃饭。客人一上桌，会先上热毛巾净手，免得大家来回洗手间。吃到第四道菜上个冷毛巾，喝完汤再上个热毛巾去油。这时该完了吧？不！上个热茶再来一条冷毛巾，让人清爽，准备吃水果与甜品。

光从这冷热毛巾的讲究，可想而知其他的待客细节。

祖母说朋友来家里吃饭是对我们的认同与尊重，我们应报以全心。我们家有厨子，但女主人通常坚持自己下厨做几样招牌菜，这是对客人的敬意。她的本事是一切进行得有条不紊，算好时间，出了厨房还能梳洗一番再上桌。菜没凉，头发也没散。

这些说的是内政工作，还有外交国防方面的“礼数”。

一次某位长辈的丧礼，祖母先到了。进门恰巧听见祖父一同学跟人说“则之”（祖父的字）的脾气太强。祖母听见，立刻在说者的身后拍了拍他的肩膀，那人傻了。

祖母不疾不徐：“我们家先生的确有缺点，但身为同学，您该当面提醒而不是背后议论。”

得体里包含的是爱意

常常晚饭后她牵着我散步，我们会一起唱歌。她唱英文老歌我唱儿歌，祖父有时也凑一脚，但唱来唱去只有一首《黄埔军校校歌》，祖母还是百听不厌。

这种生活情趣其实伴随着一种坚定信念。她说自己一辈子能为这个男人付出一切是种骄傲。

祖父临终，祖母用自己满是皱纹的手，摸着祖父的白发说：“安心去吧，家里交给我了！”

祖父合上眼的刹那，儿孙全都哭着跪下，祖母却

依然挺着，“别吵他啊！要让他安静安心地走啊。”

淡淡一句，就像她在他男人书房门缝下，又轻轻塞进了最后一张字条。

祖父走后，祖母八十岁生日，我们决定替她好好地庆贺一下，也希望减轻她痛失伴侣的伤。我问她要什么生日礼物？她说，“我与你祖父一起书画了一辈子，可否结集成书分赠亲友留念？”接下来一整个月，她无数次往返出版印刷厂亲自校稿、选纸、看打样。

这大概是一种自我治疗，也是得体的升华。

但今年突然之间她就老了，几次跟我打电话，她重复话题的间距越来越短。

一日我开车带她去下午茶，十五分钟的车程，她说她身上的新衣服在哪儿买的，说了五次。吃完下午茶时，她抱怨我没替她点冰淇淋，但是她刚吃完的空碗正放在她面前。

我带她去做各项检查，最后发现她的大脑已开始萎缩，也就是所谓阿兹海默症。医生说这对一个年近九十的人也算正常，只不过因身体行为能力太好，她自己意识不到有问题，会自主行动，这反而增加意外危险。我当时正在做演唱会巡回，分身乏术，我多次与她商量一定要找一看护，最终她答应，说是为了让我安心。

即使记忆力大幅衰退，还是她提醒了我该上山探望祖父了。

她如常上完香跟祖父寒暄几句，请祖父多多保佑晚辈，之后开始得体地跟隔壁的“墓地主人”上香，嘴里念念有词：“我家先生有你们这些同学当邻居，想必不孤单，他脾气不好你们多担待，有劳大家了。”

偶尔，我见她衬衫上的纽扣扣错了，见她穿了两只不同的鞋子出门，会替她整好衣物。

我想起曾有一个漫画这样简单描绘着——当我们小的时候，父母替我们穿鞋穿衣，喂我们吃饭，带我们去公园，都是满脸笑容。终于有一天，他们年纪大了，该是我们替他们穿衣穿鞋，带他们去公园的时候了。

我会提醒自己：脸上总要带上笑容，心中满是欢喜。

这很重要，因为唯有如此，才是一切得体皆宜，这是祖母教给我的。